

學官前事

三

官

洞

事

好管閒事的人

沈從文
作

好管閒事的人

一九三〇年六月再版
每冊實價六角半

版權
所有

著者 沈從文

上海四馬路

發行者 新月書店

好管閒事的人——及其他

目 錄

好管閒事的人	一
或人的太太	四五
煥乎先生	六七
嘍囉	一三三
怯漢	一五三
卒伍間	一六五
爹爹	二一九

好管閒事的人

（署名羅俊）

一

某一個星期四，在一個畫報的編輯室中，一個年青人口裏含着一根烟，坐在一張搖動椅子上搖來搖去看他的信件。這件是一堆，在一種無從清數的凌亂無次情形下散滿一棹子，這少年編輯先生，每把一件東西攪到手，就隨便撕開，看一看，或是嘆聲氣，或是笑一笑，又或是在那遠地寄來的照片上用鉛筆畫上一個符號，就馬上丟開，又取第二件。

好管閒事的人

一

是這樣，在這少年人以爲有大的趣味在？看他在一種工作中，眉只鎖攏去，聚成在一處，似乎工作已苦着這少年人的心了。然而在那爲烟子包圍的臉部，常常是不自然的在笑，工作於少年，又似乎未嘗無大的趣味。以生活作遊戲的心情，縱有着那疲乏的頹喪，也許這不是根本的無聊原因吧。

這編輯室房中，除了編輯先生以外，就只有一架鐘似乎可以代表活動東西了。鐘挂在壁上，對着窗，編輯先生把頭從寫字桌的信件堆上舉起，向左望，是窗子，向右望，就望到了鐘。一個圓臉漢子似的鐘的表面，笑容可掬模樣，一爲編輯先生見到就聯想起他一個朋友，

於是他就去注意這朋友臉盤上的長短針所指地位。

——還只三點呀！

一種突然而起的怪想，在心中湧起，類乎在嘲弄另外那個朋友諛緩的語腔中他把鐘責備了一次，就又低頭到外面寄來的稿件中去了。

鐘却是仍然嬉皮笑臉的走。鐘的達滴達滴聲音，在編輯先生腦中所起的聯想是胖子朋友剝瓜子。剝來剝去不見瓜子殼落地，但時間在這種細咬輕嚼中，却當真一分一秒糟塌了。

這少年，把一枝剛抽到一半的香煙，隨意丟到脚旁痰盂裏面去，煙頭落水嘶的響一聲，就在這種響聲中，少年却又燃了火吸上一根新

煙。

一件件看去，照例的，一些頂壞頂糟的文字照片，也不能不裁開瞧瞧，這於少年就免不了有些委屈。不幸的是每一天總是如此。雖然在十張較精致的照片中有一張較佳，則已不爲辜負編輯人的眼睛，但實際上則可以用得下的總在二十分之一以下。一個畫報社，原是要靠各方面的材料供給，既不得不已在報後面加上歡迎稿件字樣，則醜的烏七八糟的自然而然就源源而來了。有時且還得在這類全屬糟粕的材料中選取那稍稍敷衍得去的東西，爲刊登出來，以免一些蹩腳攝影家無端攻擊，這事業，真有許多地方使人提起是搖頭，沒有辦法的！

少年正吸着烟在一張女人相片上加以「放正面」字樣，在編輯室門外，有人用手背敲門。從聲音上少年聽得出這是經理的知會，便把烟從嘴吧上取下，說，

「少甫先生？請！」

所謂少甫先生者，正是與少年從鐘面上想起的那個胖朋友形貌相反的一人。這人在瘦長的臉上安置了一封大的圓眼，種類上每易使人引起這人先人爲猴子的誤會。鼻子梁下塌，也與平常人相異。說話聲音是天津土音，但從骨格的細小上就可認得出這類秀氣身材不是江浙以外人所有。

少甫在房中人說請以後，就把門推開。他們於是點着照例的頭，

編輯先生起身來讓經理坐那一把自己所坐的搖椅。

「勿客氣，談談就得過去。」

經理不坐，少年也不好意思坐下，兩人都站在桌邊。經理把那張少年正打着記號的女人照片拿在手上看。且念那原來的附註：

『……亦即閣卿將軍之七女公子也。閣卿將軍既於日本故去，近聞女士方奉其生母寓於……』

少年見其經理一面讀一面手顫不已，就很怪。隨後復見經理在這女人相片上以極慘怛色相向，若不知身旁有少年在的樣子，少年更其嚇然了。

少年不知不覺就略退後了一點。

在少年的退走中，已把經理驚醒悟過來。經理還是顫着手向少年搖擺，意思要他不要去。少年知道這想必是同經理有大關係，不知應當如何是好，就走近少甫身邊去扶着他坐倒到椅子上去。

他急急促促帶着驚詫又若十分瞭解的模樣，說，「少翁，少翁，痛了麼？……」

「不，不，」說着就強立起身。然而又復不得已坐下，這相片，無意中爲少甫所見到，少甫從這相片上把所有半生頹唐情形全記憶起來，全身失去了彈性，欲行動也不能自由了。

坐下的少甫，手中還捏着那張相片不放，一面結結的問少年這是打從那兒來的。

少年一時爲這怪異變局所驚訝，不知所回答。然而少年立時就又記起這封面的地址還留在桌上，就拿把少甫去看。少甫念着那封面背後的文字，不住的點頭。

「君，我以爲這個此時不必登載，換一張好了。」

少年說，「少翁既然以爲不妥，那就莫用他也成。不過不知道相片對少翁是甚麼關係？我看少翁氣色不怎麼好，不知是不是這相片：

……」

「不，不，並不是，並不……」

少甫越分辯說與這相片無關係，少年則益深信這相片與經理關係之大。

「那麼，少翁，這回信是由我還是由……？」

「我想暫時莫回信，君以爲如何？」少甫一面說，一面慘怛望着少年，少年忙說「成」。

少年看經理樣子，似乎須把這相拿去，就笑笑的說：

「少翁可以把這相片拿去吧。」

經理見少年正說着自己心事，又似乎奇怪少年對自己太注意了，就兩可的說「不拿去也成，左右這相放到我那裏又無用處。」

「我以爲還是拏去，到將來有信來問到時，再到少翁處來取，好不好？」

「那就如此辦。我拿這相……這相像一個我熟的人，所以，哈哈，你莫見我剛才情形着驚，我是因其爲太容易使我想起那……哈哈，君，這相不是很美嗎？」

少年見到經理先生勉强的笑，不符內心的言語，心想「這相豈止像」？然而對經理不好說甚麼笑話，且明明見到此時的經理，神不守舍的樣兒，就帶笑的安慰似的說，「初初見到這相也一驚，大約就是太美了。想不到這與少翁的……」

「這一期都有些好一點的東西」？少甫把話岔開到下期畫報上去。又說「以後應當告印刷處共印一萬張，在外省近來銷路似乎好點了。」

少年也順到說當真在八千數目上面加印兩千，大約不會剩多少。經理拿着相片那隻手，竟離開腰部特遠，如相片爲一極可怕的怪物，這情形在少年冷眼中也看出了。少年本來先就驚於這相片突然寄來又並未附有何種信件爲疑。且相片中人之模樣，秀雅嫵媚，不類其他平常女子，而附註中文字又大異乎普通男子，則相片來源更覺可怪了。如今見少甫一與此相片寓目即呈不能自持的興奮狀態，始了然於此相片的用意，或者，寄相片人初非想在畫報上露面，殆專爲少甫也
不可知！

少甫來此把欲說的事情也全忘，不久借故走去後，少年一個人在編輯室中摹想適間的情形，已斷定這相片中必有大祕密在，就想到明

自這內幕的方法，想了半天還是少結束，只好一面低頭看未完的稿件一面瞎猜下去。

二

其次一個禮拜的銀光畫報中，在第一頁上刊登了一個本刊經理郁少甫的相，一切布置爲經理自己所作，且在四圍用了無數的文字。這文字，作一種自述式體裁。其中一半懺悔一半是牢騷。少年更覺奇怪了。

少年又不敢把那一次見到女人相片經理的情形告知其他同事。單去問經理以往的事情，則同事中所知都正差不多，全無補於這祕密的

暴露。但他總以爲這女人是同經理有極深關係，不過這關係不是瞎猜瞎想所能算得到。他還斷定這一來，以後總還有事情發生，說不定還有同前的相片寄來！

在下一個禮拜四的日裏，少年仍然是在揀選着外埠寄來的稿件，想起在前一禮拜這日，恰有那樣的一件意外的事情發生，或者今天這一堆稿子照片中又有一女人的相片發生另外一件事！

想到這樣時，少年在他那微作紅色的淨白臉部，漾着一種微笑了。

那鐘還依然在素壁上剝蝕着時間，如今還不到兩點鐘！